

罗生门

「匪」各川龙之合
私催押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著

赵俊洋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生门 / (日) 芥川龙之介著; 赵俊洋译.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336 - 6693 - 4

I. ①罗… II. ①芥… ②赵…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6030 号

书 名: 罗生门

作 者: (日) 芥川龙之介 译 者: 赵俊洋

出 版 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封面设计: 食文主义

责任编辑: 王志丹

特约编辑: 向琳君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制: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电话: (010) 6380960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3 千字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6693 - 4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火男面具	1
罗生门	9
鼻子	15
父亲	22
虱子	28
猴子	35
山药粥	42
戏作三昧	58
地狱变	84
枯野抄	109
毛利先生	118

目录

桔子	131
沼泽地	135
龙	138
舞会	148
杜子春	155
阿律和孩子们	167
秋山图	200
竹林中	211
报恩记	222
海市蜃楼	236

火男面具^①

吾妻桥^②的栏杆边围着一大群人。不时有警察前来呵斥两声，但桥边很快又恢复当初那般人山人海了。这些人都是为了一睹即将经过桥下的赏花船才守在这儿的。

两两成双的赏花船沿着退潮的河流溯游而上。传马^③上撑着帆布顶棚，周围垂挂着红白相间的帷幕。船头还竖着古色古香的幡。棚子里面的人都醉醺醺的。从帷幕间，可以看见一群一呀二呀猜拳的人们，

①以眼睛一大一小、歪着撇嘴的丑陋男子为形象制作的面具。

②吾妻桥是连接东京台东区浅草花川户町和墨田区吾妻桥一街道的、横跨于隅田川上的小桥。从这里到其上游的东岸一带以赏樱闻名。

③传马船的简称。一种运输用的没有甲板的小船。

他们把统一的毛巾扎成吉原式^①或是米店式^②戴在头上，摇头晃脑吃力地唱着些什么。在桥上人的眼里，他们都可谓滑稽至极。每当载着伴奏队或是乐队的船从桥下经过时，桥上都会传来一阵哄笑，还不时有人饶上两句“傻样”。

从桥上望去，河水像马口铁那样反射着太阳晃眼的白光。偶尔驶过的蒸汽船仿佛给水面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波纹。快活的鼓声，笛声，三弦琴声像虱子一样将光滑如镜的水面叮得发痒。沿着札幌啤酒厂的砖瓦墙到堤岸的另一边，目光所及之处尽是黑蒙蒙的煤烟，里面还掺杂着些许粉白。那些是正值花期开放着的樱花。言问码头的栈桥^③边似乎泊着不少日式木船和小划子。从这里看去，阳光刚好被大学的船库^④所遮挡，所以只能看见一团乱糟糟的黑东西在浮动。

这当儿，又有一艘船从桥底下钻了过来。和刚才那几艘一样，都是赏花的驳船。红白相间的帷幕里挂着同样红白相间的幡，两三个船夫头上扎着清一色的、印有红色樱花的毛巾，轮流摇橹撑篙。即便这样，船速依然不快。帷幕后人影绰绰，估摸着有五十来人。船还没从桥下钻过，三弦合奏《迎春梅》之类的调子已经传到耳畔，一曲奏毕，却又突然响起了敲锣打鼓的胡乱伴奏。桥上观众又哄笑起来了。其间还传来了孩子被人群挤倒的哭喊声，以及女人的尖嗓门儿：“瞧呀，跳舞啦！”——船上，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戴着火男面具，正在幡幢下面乱舞着。

那个戴火男面具的人，脱下了秩父^⑤的铭仙和服，露出里面那件漂亮

①像吉原的妓女那样手巾的一头可以用嘴叼住的相对简洁时髦的盖头。

②米店的女工在筛糠时防止弄脏头发把手巾卷成帽子的形状盖在头上。

③在吾妻桥上游约五百米处的言问大桥是大地震(1923年)后建成的。在此之前赏花时都要临时搭建栈桥。

④存放东京帝国大学所有船只的仓库。现在依然留存在言问桥的东岸。

⑤埼玉县秩父地区出产的一种质地细密的平纹粗绸。

的白底蓝花袖子的博多^①内衣。他毫不顾忌地敞开黑八丈^②绸的领子，藏青色的腰带也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衣服后面，看来他早已是酩酊大醉。舞蹈自然也只能是乱跳一气，只不过多少加了些神乐堂丑角那样的动作和手势，来回重复着而已。男子的身子已然是不听使唤了，有时候不禁让人觉得他只是防止失掉重心栽下船舷才不停晃动手脚的。

这样一来却更显得他滑稽至极，桥上的人们哇啦哇啦地起着哄，边笑边相互议论着：“怎样，你瞧他那腰扭的。”“他还挺得意哩。不知是哪里跑来的小丑。”“滑稽。又差点摔个大跟头。”“不如别戴着面具跳啦。”

也许是酒劲儿上了头，戴火男面具的男子动作越发显得诡谲可笑起来。包着樱花手巾的头像极了一只赶不上节奏的节拍器，一冲一冲地好几回都差点儿栽向船外。船夫大概是放心不下，从身后招呼了两次，可是他却好像一点也没有听见。

这时候，方才经过汽船带来的余波沿着水面滑来，小船剧烈地颠簸了一下。火男瘦小的身姿哪里能吃得住这样的起伏，于是踉踉跄跄地向前迈了三步，本以为他就此可以稳住，没想到他活像只旋转中被刹住的陀螺，猛地转了个大圈，转眼的工夫，只见火男穿着棉毛裤的双腿朝天，倒栽葱仰面滚落进船舱里。

桥上看热闹的人群再一次哄然大笑起来。

在这档子骚乱中，船里放着的三弦琴似乎被砸断了。帷幕间，方才还酒兴正浓的人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慌了神。一直吵吵嚷嚷的伴奏队也喘不过气似的戛然而止。此刻只听见人声嘈杂。总之，必定是酿成了意料之外的混乱。过了一会儿，一个满脸通红的男人从帷幕间

①友禅染法制成图案的略称。将布料染成色泽鲜艳的花鸟草木以及山水等纹案。

②一种绸布的略称。黑底无花纹的厚绸子。主要用于男子的袖口和汗衫的领口。

探出脑袋，惊慌失措地挥舞着双手向船夫连珠炮似的说了些什么。于是乎小船不知怎么的立马掉头左转，朝着与樱花相反的山宿河岸驶去。

十分钟后，戴火男面具的男子暴亡的消息便在桥上围观的人群间传开了。更加详细的消息登在了第二天报纸的“琐闻集锦”栏目里，说是戴火男面具的男人叫做山村平吉，患有脑溢血。

山村平吉从他爹那辈起就一直在日本桥的若松町开画具店。平吉死的时候四十五岁，身后留下个满脸雀斑瘦小的老婆和当兵的儿子。虽然算不上富裕，但还雇着两三个佣人，总归是过得去的生活。据说在日清战争的时候他们家在秋田一带买断了孔雀蓝颜料，为此大发了一笔。但是这之前也只不过是老铺而已，主顾用十个手指也能数得过来。

平吉这个人圆脸微秃，眼角有细细的皱纹。虽说有点滑稽，但是见了人都会和气地鞠上一躬。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喝酒。喝醉了也不是恶劣的那一种。只有一点，他喝醉了一准会跳起滑稽舞。这个本事按他本人的说法，是以前在横滨的丰田一带学女巫跳舞时练下来的。那阵子，不论是新桥还是芳町，神乐^①都曾相当流行。但是，那个舞显然没有他本人自吹自擂得那么好。说得难听点，根本是乱舞一气，往好里说，比真跳起什么喜撰舞^②还好些。本来神乐这事，他本人清醒的时候就没提过一个字。“山村大哥，表演个节目吧。”每当大家劝他助兴时，平吉总是嘻嘻哈哈地敷衍过去。但是只要稍稍上了酒劲，就马上把手巾往头上一扎，和着鼓声吹着口哨，叉着腰晃着肩，跳起所谓的火男舞来。而且一旦跳起来，就会跳个不停。至于边上到底是弹着三弦还是唱着小曲，他都全然不在意。

然而由于过度饮酒，平吉已经两次中风似的晕倒在地了。一次是

①神乐是祭神的音乐和舞蹈，雅乐的一种。

②喜撰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歌人，后来做了和尚。喜撰舞是歌舞伎舞蹈之一。

在镇上的浴池里，冲着冲着就倒在了水泥槽上。好在那次仅仅是伤了腰，没过十分钟就醒了过来。第二次是在自家的储藏室里。等到佣人叫来医生才好不容易给救醒了。从那时起，平吉就被医生勒令禁止饮酒，但是只在犯病后的一阵子收住了性子，后来只要说什么“就来一合^①”那就一定越喝越多，不到半月就又重蹈覆辙了。就算那样，他本人依然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还胡说什么“果然是停酒伤身呢”。

平吉喝酒也不全是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出于生理需求。心理上，他也不得不喝。要说为什么，还是因为他一旦沾了酒，就胆大起来，也就不用在人前顾忌许多了。总之是想跳就跳，想睡就睡，怎么样也不会有人责怪。对平吉而言，喝酒的这点好处让他极为感激。然而，这为什么会激起他的感激之情，平吉自己也说不明白。

平吉知道自己喝了酒后会变得判若两人。当然，平吉乱跳一气醒来后，对别人“昨天您真是大跳一场啊”这样的调侃总会感到极为难堪。“我果然是一喝酒就出洋相啊，不知道怎么的，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就是一场梦似的。”平吉每每用这样拙劣的谎话搪塞应付，但其实不论是跳舞还是睡觉他都记得真真切切。比较记忆里的自己和此刻的自己，怎么看都不像是同一个人。倘若如此，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平吉？这点连他自己都拿不准。所谓“醉”只不过一时，酒醒时分却一直存在，那么没有喝醉的才是真的平吉了。可他自己不知怎的又觉得难以定夺。要问为什么，还是因为平吉事后想来想去，觉得蠢事大多都是在他喝醉之后才做的。胡乱跳舞还好说，还时不时拈花惹草，赌上两把，脑子一热还会做出些根本不好明说的事情。平吉暗自思忖，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是循着自己的本意而为之的。

^①合，是日本的容积单位，十合为一升。

传说有个叫耶努斯^①的神灵有两个脑袋，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平吉也恰是这样。

前面也说过，平日里的平吉和喝醉的平吉判若两人。要说平时的他，估计世间少有比这时的平吉更能扯谎的人了。这点连平吉自己都曾暗暗同意。话虽如此，可平吉撒谎绝非是为了贪图小利。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时候，平吉自己都没意识到谎话已经说出了口。说话的时候，平吉也根本没时间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平吉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说了谎。但只要和人说话，自然地就讲起了瞎话。但是，他也没把这当成烦恼或是觉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平吉还是大大方方地扯着谎过日子。

平吉曾经亲口讲过他十一岁到南传马町的纸铺做学徒的故事。那里的老板是个狂热的法华宗信徒。一日三餐都要念了经才动筷子。但是，平吉刚来两个月，纸铺的老板娘就突然鬼迷了心窍和年轻伙计一起跑了。本来为了祈求阖家安稳才信的教，到头来却一点作用也没起。气得发狂的老板突然就改信起了门徒宗^②，他先是怒揭帝释^③画轴将其扔进河里，又把七面像^④丢进了灶火，总之是大闹了一场。

之后，平吉在店里混到了二十岁。这期间，去花街柳巷是常有的事情。平吉还隐约记得有个相熟的妓女曾要求跟他一同情死。一番搪塞后，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后来再一打听，那个女人没到三天就和首饰店的小工一同情死了。据说和她相好的男人另觅了新欢，女人为了报复也好，赌气也好，随便拽了个替死鬼一同寻死了。

①古罗马神话里的神，前后各有一个脑袋，被看做守门或者保护人类的神明。

②净土真宗的俗称，是日本佛教主要宗派之一。

③帝释天的略称，十二天之一。守卫佛法的东方守护神。

④七面天神的略称。日莲宗的守护神。

平吉二十岁死了父亲，自此辞了纸铺的工回了老家。半个月之后的一天，从他父亲那辈就雇佣的掌柜来请少东家代笔写信。掌柜五十出头，憨厚正直，那时候正好右手手指有伤，不能拿笔。掌柜请平吉写的是“诸事顺利，即将前往”，平吉按他所说写完之后发现收信的是个女人，还讽刺了两句“您也是不容小看啊”之类的话。掌柜告诉平吉“这是我家姐姐”。过了三天，掌柜的说是去老主顾家转转，就出了门。之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回来。后来一查账本，拉下了一大笔亏空。信果然还是寄给了相好的女人。替他写信的平吉算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个哑巴亏。

然而这些都是谎话，如果从平吉的一生（为人所知的部分）里剔除这些谎话，那再也剩不下什么了。

平吉在镇上赏花的船里，向伴奏的那帮人借来了火男面具。之所以会上了船舷也是因为几杯酒下肚的原因。至于他如何在乱舞之中滚落船舱、最后摔死的经过，也已经写在了开篇的地方。船舱里的人们，各个都大吃一惊。最吃惊的莫过于平吉砸下来时坐在正下方的清元师傅。平吉的身体擦着他的脑袋滚落到摆着海苔卷、煮鸡蛋的红毛毯上。镇上的头头以为平吉在发酒疯，窝了一肚子火质问他：“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伤着了怎么办！”然而平吉却一动也不动。这么一来，头头身边的理发店老板察觉出事有蹊跷，于是他摇着平吉的肩，“老爷，老爷，喂，老爷，老爷”地唤个不停。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回应。他又握了握平吉的指尖，已经开始变凉了。老板和头头合力抬起了平吉。周围的众人无不露出慌张的神色，向平吉看去。“老爷，老爷，醒醒，老爷，老爷。”理发店老板的声音都因为紧张变了样。

就在这时，从面具底下传来了不知道是呼吸还是说话的微弱声响。“把面……面具帮我摘了，面具”。头头和老板赶忙用发抖的手把平吉

头上的手巾和面具揭下了。

但此时面具底下已经不再是平日里平吉的脸了。鼻梁塌了，嘴唇发紫，脸色煞白、还滴着黏答答的汗水。乍一看谁也认不出这是那个平日里客气和蔼、幽默会说话的平吉了。唯独没变的是那张面具，它被仰面摺在船舱的红毛毯间，若无其事地撅着嘴，佯装全不知情，静静地仰望着平吉扭曲的脸。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罗生门^①

傍晚。一个家将在罗生门下等待着雨停。

广阔的城门下，除了这个男子再无别人。在朱漆斑驳脱落的大红圆柱子上，栖息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对朱雀大路^②，除了这个男人之外，本应还有戴着女笠^③或者乌帽子的男女行人，但是在这个黄昏，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

为何如此呢？说来话长，在这两三年里，京都接连发生地震、台风、

①正式的名称为罗城门。公元794年建立，日本古代首都平城京（今京都）的正门。位于中央大街朱雀大路南端，北端遥对朱雀门。

②从平安京皇居南面朱雀门到罗城门的长约八十五米的道路。

③用蓑衣草编制的中间高起的斗笠，本是商女所用，平安中期以后逐渐成了上流妇人外出时所戴。

火灾，早已满目疮痍。据古籍记载^①，佛像和佛具曾被打碎，那些涂着朱漆、嵌着金箔的香木被弃置街头，然后当柴火卖掉。城中到处都是这般凄凉的模样，更别说罗生门的修缮了，早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了。在这种荒凉的景象中，便有狐狸趁机做窝，强盗趁机作乱。到最后，人们竟然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将无人认领的尸体扔到罗生门去。所以一旦日头渐落，罗生门就显得极为阴森恐怖，谁也不敢靠近。

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好多乌鸦，白天就在空中围着脊瓦高高盘旋，嘶声鸣叫，等到夕阳浸染了罗生门的上空，它们飞翔的样子就如洒落的芝麻，黑黢黢的，清晰可见。当然，它们只是来啄食死人肉的。奇怪的是，今天可能是时间已晚，一只也没有见到。支离破碎的石阶中，杂草丛生，白色的乌鸦粪便星星点点。家将穿着已经洗褪色的深蓝色棉衣，掀起下摆，颓然地坐在第一层台阶上，用手遮着右脸上的一个大疮，茫然地眺望着无边无尽的雨幕，等待着雨停。

笔者刚刚说“家将在等待雨停”。但是重点是，家将就算等到雨停了，也并无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做。要是在从前，此时肯定在家里等待主子回家。可是几天前，他就被扫地出门了。就像之前所述的那样，当时京都衰败得不成样子，像这种被老主顾辞退的例子，也只不过是萧条中的细小波纹而已。所以，与其说是“家将在等雨停”，不如说是“被雨淋的家将，无家可归，已经穷途末路”。而且今天的坏天气也影响了这位平安朝家将的心情。雨从申时就开始下，到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样子。明天的日子该怎样过呢？家将的思绪有些飘忽，心不在焉地听着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层层包裹着罗生门，沙沙的雨声由远至近席卷而来。黑暗将天空压得很低很低，抬首望去，城门屋檐斜刺出的脊瓦上挑着一朵沉重的

^①主要出自《今昔物语集》和《方丈记》。

乌云。

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不择手段。如果要择手段的话,便只有饿死在路边的垃圾堆里,然后被人像狗一样扔上城门;如果不择手段的话——家将想来想去,终于到了这一步。但是无论怎么想,这个“如果”到头来还是“如果”。家将虽然心中暗暗肯定这种“如果”,但是这种“如果”一旦成立了,接下来就到了“成不成为强盗”的关卡了。家将心中还是没有积极肯定这种想法的勇气。

家将打了个喷嚏,吃力地站起了身。傍晚的京都很冷,冷到几乎需要火炉。风从空荡荡的柱子之间穿行,携带着浓重的黑暗肆意地吹着。朱漆柱子上的蟋蟀,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家将缩着脖子,耸起里面衬着黄小衫的宝蓝袄子的肩头,打量着门的周围。他想找一处没有风吹雨淋又避人耳目的地方过夜。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很宽,涂着朱漆,好像通向城门上面。家将寻思着,上面就算有人,也都是些死人吧,他一边护着悬于腰间的圣柄太刀防止其脱鞘,一边用穿着草鞋的脚试探着踩了踩第一层台阶。

几分钟之后,他就爬上了城门——在梯子上的一个男人猫着腰屏住呼吸窥探上面的情景。城楼上微微的火光在男人的右脸上摇曳。那是一张留着短胡须、长着红色肿疮的脸。他刚开始还想当然地以为城楼上全是死人,但是他爬了几层楼梯之后,才发现楼上有人点了火把,并且有窸窣窸窣的声音,好像在移动火光做着什么。浑浊的黄色火光映在结满蜘蛛网的天井上,摇摇晃晃,一明一灭的,所以很容易被察觉。在这样一个漆黑的雨夜,出现在罗生门上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家将像壁虎一样蹑手蹑脚地爬上了陡峭的楼梯,将身体尽可能地压扁,脖子尽可能地前伸,畏畏缩缩地窥测着城楼的里面。

定睛一看,城楼里面果然就如传闻所说的一样,尸殍遍地。由于火把照亮的范围有限,便也不知到底有多少。只模模糊糊地看见这些尸

体,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尚着衣物,有男有女,混杂狼藉。那些尸骸简直像用土捏制的假人,有的惨张血口,有的凄展手臂,到处散乱着,几乎令人怀疑他们是否活过。昏黄的火光照在肩膀和胸部等凸出的部分,于是凹下去的部分就更为昏暗,但是他们都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一股死尸的腐臭袭来,家将不禁捂住了鼻子。但是瞬间,他就忘记了用手捂住鼻子,一种强烈的感情甚至剥夺着他的嗅觉。

家将在那一刻才看见一个蹲在尸体里的身影。是一个老婆子,穿着树皮色的衣服,弓着背,瘦削得宛如猿猴一般。她右手中拿着火把,正盯着其中一具尸体。那具尸体头发很长,看上去像是个女的。

家将带着六分的恐惧和四分的好奇心,紧张得甚至暂时忘记了呼吸。按照旧记作者的说法,叫做——“寒毛直竖”。接着,老婆子将松明插在了地缝中,然后用两只手抓住刚刚一直紧盯着的尸体脑袋,就像老猴子给小猴子捉虱子那样,拼命揪着女尸的长头发,一根一根的。随着老婆子的动作,头发好像都脱落下来了。

随着尸体的头发被一根根拔下,家将心中的恐惧也逐渐消失了。对于老婆子的厌恶却蠢蠢欲动,愈演愈烈——不,如果说是对于这个老婆子,恐怕有些语病。不如说,一种对世间众恶的反感情绪,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将先前家将“是饿死还是为盗”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恐怕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吧。家将憎恶老婆子的心理,就如老婆子插在地缝中的火把那样,熊熊燃烧着。

家将当然不知道为何老婆子要去揪死人的头发,所以自然不能评判这件事情到底是善还是恶。但是对于家将来说,这样一个雨夜里,在罗生门上揪死人的头发这件事情就已经罪大恶极。毋庸置疑的是,刚刚还困扰着家将的“是否为盗”的问题,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是,家将双脚一用力,突然从梯子上一跃而起,“噌”地落在了楼板上。他手持太刀,大步向老婆子逼近。老婆子自然惊慌不已。